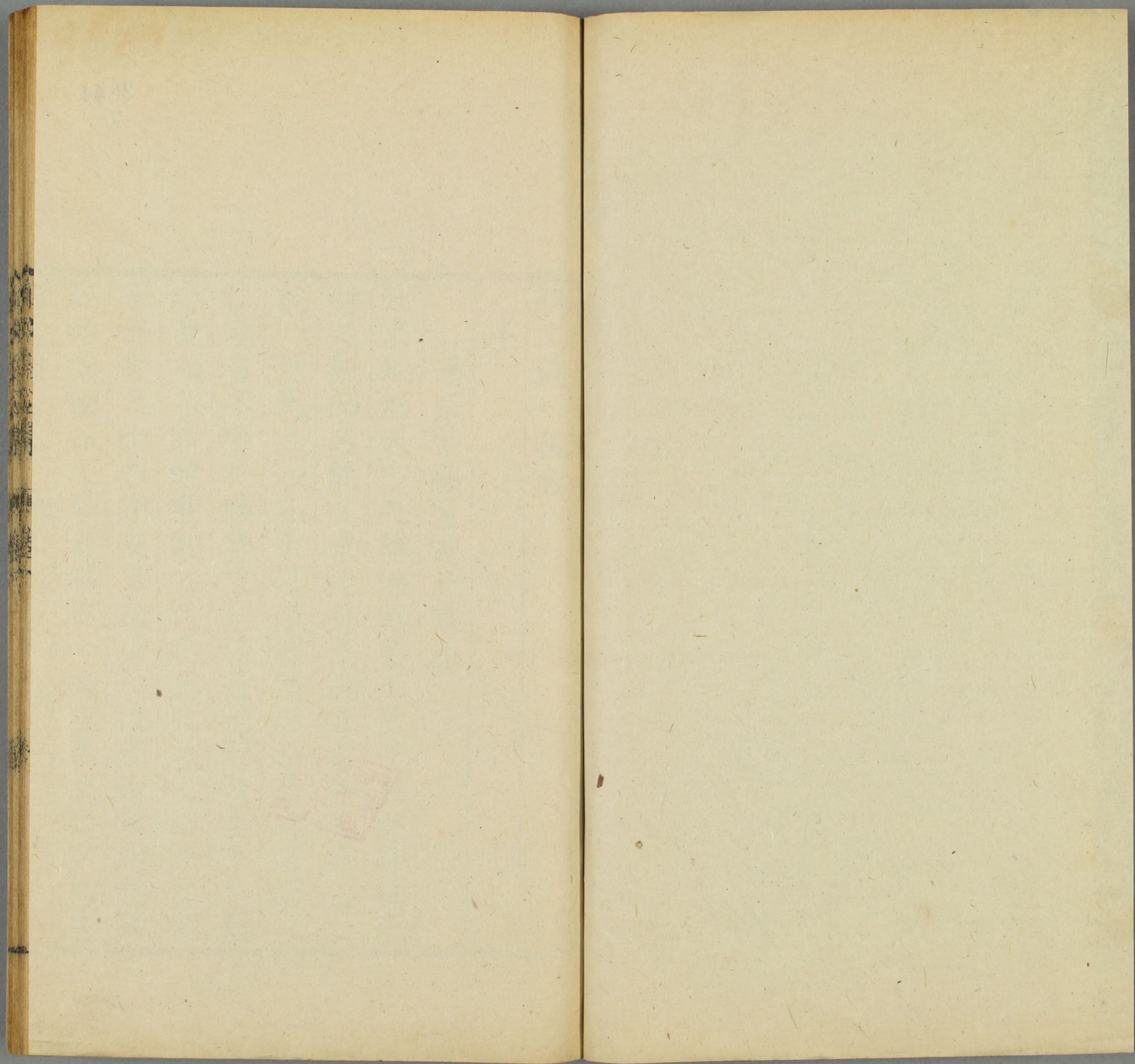


~ 16
2841
7





門 16
號 2841
卷 7

解文毅公集卷八

序

送張崇顯重遊北京序

北京地形天下之雄傑險要士君子壯遊奇偉絕特之觀而名能文章抱負慷慨者嘗終其身而不能一至焉且以孔孟汲汲於濟世幽薊之國欲行仁政豈不賢於滕費中牟絕長補短憂憂乎其難者哉而不幸當衰亂之時遂無孔孟之跡降及晉宋好奇之士若謝安王逸少之流宋南渡諸儒務為格物致知之學者僻處一隅皆無因而至焉及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5.20
藏

有元入主中夏佐以姚劉許律諸君子雖因其適於陰山以定都而形之強實天下之雄傑險要撫據全盛將幾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奇氣未必非山川形勝風氣之觀感有以助之也至於元季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宴然自若也蓋其東連滄海西接晉冀前有瀾瀦大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使非天命有歸其主自遜於荒而以勢利相持雖引百萬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歲月之間成敗利鈍未知其勢孰爲得失也天朝太平三十餘年士君子壯遊北京者多矣若吾友張君崇顯蓋嘗往來而不已者也而予迺不能一遂其遊觀之樂每侍聞天語退而稽諸簡策所載信古人之不我欺當孔孟之時地之不幸而不得遇賢聖之人當晉宋之時人之不幸而不得居混一之世及元之時時之不幸有賢智之士在形勝之地而不獲智勇之主雖有文章其所稱道黼黻豈可與六經並傳哉故曰其皆不幸也張君今又將往焉其爲我訪灣河居庸與其豪傑俊乂而謝之吾君無爲而致垂拱吾民無事而樂雍熙一憂一豫無乎不宜吾將酌直沽之水磨碣石之巔作爲文章詠歌盛世

自慶其希遇固千載一時也某行旅多暇先爲歌
詩以俟

送徐廣成之定遠教諭序

吾鄉徐氏來自廬陵故宋孝子知道供奉選德殿
致仕楚州團練使子孫蕃衍至林隱先生尤以長
者稱好施予家累千金教子孫爲儒者林隱先生
先公外大父也先公少時大父宦遊京師由是往
來外氏家尤密嘗訓迪其子孫今先公捐館六年
而廣成由邑庠貢太學太學以爲才廷試經義論
策優等仕爲鳳陽定遠縣教諭余與廣成尊君耕

樂爲內弟兄而年長再倍廣成與余同年生而月
日差長乃祖竒峰公遇亂時挈家與先公同居止
余少時兩家子弟相過從無虛日情親愛厚不愧
古人耕樂先以太學生分教山西既而仕爲廣東
縣官便道還鄉里人榮之先公喜甚嘗指爲余兄
弟勸後余兄弟忝竊高科登朝而竒峰物故已久
獨耕樂在又爲之喜甚而指以爲廣成勸今廼獨
余得見廣成之仕而喜而先公與耕樂皆不及見
矣可不爲之悠然而遐思乎原其家世積之忠厚
迭出而顯融又皆以儒術發身故宜以道德相勉

而無以學官爲秩位之卑廩祿之薄且邑小而英才之少也明時公卿必取經術有行誼者而廉潔自著尤士之分內事也鳳陽中都天子鄉也廣成尚凜然思祖宗之傳序與父師之期望也哉

送端木員外郎歸溧陽序

聖天子尊臨大寶之初雅知端木公孝思名即以問臣縉時公使朝鮮未還也及還與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受褒賞陞擢武庫員外郎階奉訓大夫合部人皆以老成推敬之未幾又念今書學荒落惟公在國初獲接諸老宿如翰林學士危公大樸侍制朔公儔皆嘗受學於宋趙文敏公而公皆及師事之暨學士宋公景濂子仲璉仲珩饒君介之宋君克溫杜君叔循皆篤志於書公俱與之頡頏三四十年間遂空冀北無以爲比者此衆人所知而聖天子之所深賞嘆者也於是屢書上進上視其用筆轉折微妙處指以示臣縉曰恨老矣猶可以淑後進也遂命選天下能書者日就文淵閣命君董成之聖天子所以優待老成之意甚厚而公以疾不能造朝其子入朝告恩命慰勞還第以藥其疾且冀其復來也京師士大夫皆爲詩歌送

解文毅公集 卷八
之而縉忝附絲蘿之契未相與最久相知最深知
天下之人知公之書者未必知公之措置設施知
公之措置設施者未必知公之高見遠識達道造
微出乎事物之表也蓋國初公之父為刑部尚書
風裁壓於朝著一時俊偉豪傑之士仰尚書之高
風慕公之令譽皆願納交而自少學於金華范祖
幹之門實朱程道學正傳而公之所得深矣其視
區區利達為何事哉宜當時俊偉豪傑之士知之
者已鮮矣及後寓於洪州時趙鐵峰熊雲西熊西
宇諸公學問與范金華同一傳授其門人子弟如

拱辰傅先生伯機熊先生一見而契所聞相與推
敬之縉以晚學識公於洪武時但知慕公之書及
見公之議論退而問於伯機先生未嘗不灑然自
失也由是辱公不鄙敬之重之後與同在史館同
直文淵閣蚤夜切磨未嘗不自為之深慰也今公
謝病歸優游家居以訓其子弟家人宗族鄉黨固
甚適矣望餘光而仰後塵者能不為之悵嘆乎雖
然聖天子方思起公公之疾行愈金馬玉堂之間
可坐而待也姑書此以識一時之別

送劉孝章歸廬陵序

學必有師傅朋友講習而後有所成不然雖至白首猶爲僻學也豈惟成德文藝亦然余少時先君子教以書輒舉所聞於大樸危先生伯琦周先生而泝其源於趙吳興以上未嘗自爲臆說也及教以爲文輒舉黃文獻公歐陽文公之說而泝其源於曾王歐蘇柳韓班馬董賈先秦以上極於六經之奧未嘗自爲臆說也及進而語諸道德輒舉所聞於大父竹梧公而泝其源於劉靜春楊伯子以達於關閩濂洛又未嘗爲之臆說也是以一得之遇間有所見實先君子師友之傳講習之餘之所

及也繼而登朝以所爲文求正於平仲蘇先生先生與先君子受業於黃歐爲同門於是傾竭所蘊爲余言余始益有所見焉詹君孟舉在元嘗及子山巖公之門又嘗聽教於危周二公於先君子又同門而子與詹君同官爲中書舍人虛心咨問又盡得其說與先君子之言無二不舍晝夜思惟至於今僅若有一髮之見至於道德則自先君子既沒無復有講論及此者是以碌碌將爲庸人之歸方慨然而自嘆也廬陵劉君孝章家世忠厚父兄宗族各以道相勗及授徒環州嘗與予友胡君光

大遊余亦聞之甚熟也去年光大延致教其子余亦遣子從之遊孝章甚勤於學嗜爲文與書而於此來也其尊君惇信先生欲其講求於京師亦若先君子之望於子也惜乎爲文爲書吾黨有大愧於危簷諸君子而道德之懿則又恐茫如捕風何以副吾孝章之意而承其尊公之志乎於是孝章將歸懼無以復其尊公也姑序余之所就者以相解歸而求之家庭之涵濡簡編之講求將必有大過人者異時重晤孝章必有以副吾之所望廬陵螺江二程之從周子實始於此則廬陵固瀛洛之淵源也俯仰山川之餘輝寧不有超然而獨悟者歟孝章毋若予之徒自苦也

送彭君永年序

余在京師常起而送行有抱琴者隨焉彭君永年也永年學琴數十年人皆謂永年能琴永年行將以出政也古之學者六藝之文後世惟琴獨存傳有師法於古學其庶幾乎永年必造其微矣余且與原其制粵自庖羲氏作而琴始制非庖羲氏不能作也虛其中通八風合四時取諸離其長當期之日廣視六合前廣後狹以言尊卑上圓下方象

於天法於地取乾坤取身取物與地之宜鳥獸之文備矣故其微妙感鬼神動天地回風裂石魚鳥仰而聽之也永年造其微矣則於從政乎何有宓子賤不下堂彈琴而單父治非彈琴之可治也如有庸夫兀坐堂上拂絃視微事謾不省以求其自治治人如子賤不亦難哉蓋子賤學於聖人審樂知政事物之應和調若琴鼓宮宮動鼓角角應其體備而用周也子賤與琴相忘久矣而民亦與子賤相忘於無事也單父之民囿於一琴之中而不能出其胸臆之外也子賤何下堂之有哉子賤之

琴學造其微亦可見矣故曰學古入官官猶是琴也不虛其中窒傲不通可謂琴乎可謂官乎尊卑定位方圓合宜法象既具可謂琴矣鼓宮尊重則不荒以驕鼓商清斷則不陂以壞鼓角區別則不憂以怨鼓徵感生則不衰以煩鼓羽清趣則不危以亂琴之妙微至矣於從政乎何有永年每彈琴澹澹泠泠坐以待旦非與琴相忘能如是乎吾欲其施於政矣故說子賤之琴以贈之

送寫真蕭士信序

余少時學書得古之斷碑遺碣效其布置形似自

以爲至矣間有諛之曰比之古碑刻如燭取影殆逼其真則又喜自負間有談用筆之法者未免非而不信也及稍見古人之真跡雖毫髮運轉皆適勁蒼潤如畫砂剖玉使人心暢神怡然後知用筆之法書之精神運動於形似布置之外尤不可昧而少之也世言畫趙縱者二人其妻曰皆似也其一獨得其形態其一乃兼得其精神二人之畫優劣遂判比之學書無異同者泰和蕭生士信十餘年前相見京師以傳神稱於士大夫間今又相見余爲之序而贈以言世之好畫者不以似不似爲

工拙善惡醜好惟形態之美之是求誠世之大患也是猶學書者不擇字體但欲增減點畫一出私意析地之繁同天之省者其可乎今士信之畫形似布置既肖若精神意態之微用筆適勁之功幸亦取古人真跡用心於毫髮轉移之間而有得焉則形勝與情態兩無可議不患世之不好也予之學字亦然所以勉士信也亦以自勉也

送廖伯琛教授滇南序

予鄉廖氏自宋中丞剛之裔孫來官吉水因家邑之東溪世有文章行義之士余嘗接其老成交其

英俊且相與有連而伯琛之謙恭自相識至於今將三十年不異也蓋予自為童子時伯琛之諸父昆弟與余交及伯琛年已長所以相敬者如敬其諸父焉後予出而仕而伯琛壯遊四方間或相見未嘗狎焉其客於滇南者累歲滇南之人未有不譽其虛己不伐也歸鄉與故舊相慰藉如在家時未嘗出一語相加譴也於是聖天子方綏懷遠人以禮義文物同中國而廖氏又素習詩書知伯琛師道之立於滇南久矣遂以為宣慰教授赴京受命而朝之士大夫為之詩文以華其行而予獨念伯琛名其堂曰自牧蓋力行所由始而學之所由進師道所由立也予可無一言以為之助乎夫人惟自滿者無益非無益也其勢自不能受也自高之人日就於卑污淪陷顛溢而不能已而不自覺也惟謙受者如大谷之生萬物也如滄海之納百川也納之壞壤而不以為少塞之邱陵而不以為多而况區區窮達得喪而足以動其心哉伯琛所以自牧之地其大蓋如此固非但有以自立於滇南已也亦非教授於滇南始也余所見三十年矣後此功深養邃而獨立不浮者在於伯琛之所將

從事毋自畫而怠也余於伯琛有厚望焉

送孝感令裴子彥歸省序

裴君子彥為孝感之二年其所親劉何岳就省之還言孝感之俗朴以忠其民儉而興於讓耕樵漁牧各事其業而不浮子彥文之以禮節鎮之以不煩孝感之民各適其適也子因謂孝感之易治而亦愛吾子彥之能因其俗也今永樂元年秋子彥以再考來京師其屬自府與布按兩司官課績皆言子彥廉能為政有方天官卿與之往復論難必欲窮其所以然且不明言其善於愛民者子彥顏色自若徐曰有愛民之心恨催科政拙耳聞者為慙因曰若嘗部饋餉程期急道里遠孝感又小邑獨能斂商船蘇民力商人服其信而民懷其德上司以無責而孝感以為績若之何信孚於人而稱其易耶對曰信非一旦暮能立也惟事事信於民而且信於商則易然耳又曰若嘗部孳畜赴汝南時暑雨道遠同部送多亡夫若獨無欠闕若何術之以耶曰非有異也仁民愛物初無二理察其利害欲惡時其飢飽勞逸勤廸其下人心存乎是而嚴於其事無怨疾之程也其失或寡矣問者遽曰

誠如是書上考休哉爾且去子彥悠然而退於是
有母在年八十餘矣子彥援例得歸省扁舟衣錦
耀榮金川之上京師士大夫想其意氣之懽愉風
采之華溢既貴而有能名足以爲親之慶且可以
爲鄉之勸也皆爲詩歌咏之子友金君幼孜請爲
之序余嘗謂孝感易治而愛子彥之能因其俗也
及今而知子彥當催科之煩寓撫字之意處之有
法豈非仁者哉是不惟長於鎮靜而又優於應變
也書不能盡言且其言益不繁雜也而皆有旨趣
其意不迫切也而皆有諷諭豈不可書以爲序乎

送儲先生赴官序

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其道
若是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此謂
富貴不能淫也貧賤之不能移威武之不能屈窮
達得喪禍福之凡自外至者皆不足爲之動可以
類推也豈惟孟氏爲然哉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
衿鼓琴若固有之舜之不動其心也鼓刀涓濱不
爲之困心鷹揚牧野不爲之得意處猷畝囂囂然
處阿衡囂囂然何阿衡猷畝之有異哉伊尹太公
之不動其心也委吏乘田不足爲之辱大夫司寇

不足爲之榮者孔子之不動心也孟子曷不引以明之而北宮黜之徒之養勇嚶嚶然與其弟子辨耶立言以爲教闢而示之門引天下後世學者以入於聖人之途也驟而語之莫知乎其所用力矣奈何孟氏以來求若聖賢之不動其心者何其少也若今仕者之所患皆重內而輕外喜近而惡遠樂榮要而厭卑散至於外與遠之卑官散秩尤以爲厭憧憧然往來於心者日夜惟在於是也得所重所喜樂洋溢光采煥發於外而遇所輕所厭惡憔悴如被疾然嗚呼知言養氣之功是曾有一日

之義之集也哉於是可以觀人之嘗學否也吾友延陵儲君爲先生有年矣一旦受命爲王府紀善冒大雪攜挈妻子適萬里外其友皆懼然送之行先生之不動其心可見矣蓋其心知奉命爲王府紀善不知其爲外爲遠爲卑官散秩也是以送者亦爲之喜而謂予不可無一言以贈之知君學聖賢之學爲衆人所難也紀善以輔導爲職非卑官散秩之比天子慎擇而命之寄以展親之任非學聖賢之學如吾儲先生者不可也况先生家世名宗讀書好德予少時已有艷慕之心知言養氣之

角文孝公集 卷八 三
功尤當致其力以進於成昔者滕文公之見孟子
片言曉之而終遂不疑今之親王豈在諸侯之下
歟吾知其不疑於先生也必矣

送徐崇威任宿州序

崇威徐君天性孝友在鄉里以善事其親爲人所
稱道後出仕時迎親覲省之禮未嘗有缺及調居
廣右邊夷煩劇之所崇威恐非其親之所宜處也
勸以東歸其親不忍與之離也則曰吾安之未幾
而崇威擢爲中書舍人與俱至京師蓋余自童時
得趨侍後別二十餘年乃復見其父子娛樂於宦
遊羈旅中而皆欣欣焉此古所謂慈父孝子者於
是乃復見其真而嘗以此卜崇威之必將顯榮也
既而崇威連任跋涉水陸往返幾萬里餘道淮入
關踰南山以出沂江入廣人皆謂崇威之仕爲不
達也而崇威處之夷然無愠無怨安於義命不援
不陵常有樂志古所謂夷險一節者復得見其真
而又以此卜吾崇威之必將顯融也今果用薦擢
知宿州宿州爲帝鄉重地民淳事簡崇威又將迎
其親以就祿養而以身教宿之人凡交遊皆爲之
喜其親必將聞而喜之也余之所以卜之者將由

是而驗又私竊自喜也翰林李宗白輯送行詩得若干首屬余爲之序

送養蒙羅先生歸廬陵序

國初鄉先輩復仁羅公朴直無華受知先朝以宏文館學士致仕而歸玉帶裘馬之賜焜耀閭里未幾卒而上思之不已即其嗣將授以官而其從子養蒙以疾辭上亦不能強之養蒙肥遯山林以詩書自娛從而受學者亦弗拒也於今垂四十年矣先朝至聖至仁天地之量於是亦可槩見其萬一而養蒙豪傑之才蘊於烟霞泉石之間而時時發

於議論見於文章則人亦未必盡知而天之所以報之者益甚厚而不薄也予家君學士君之莫逆交也由是養蒙與家君亦密而予因得識其爲人及壯而歸自京師與會於文江之西謚溪谷平之間學士君之風流固在每高談劇飲坐客盡傾間語余曰吾無以報朝廷吾將訓吾子以爲國家之光吾老矣死且不朽亦先季父志也余甚壯其言及永樂甲申予知禮部貢得汝敬之文而進之蒙上恩寵擢入翰林在二十八人之列則養蒙君之令子也又日與之遊恂恂然務學日夜思所以承

解文彙公集 卷八
君之志於是益知君之善教其子而其前所以語
子非虛也又明年君來京師入見退就祿於汝敬
未幾而歸興如建瓴矣其仲子汝完又乘舟來迓
之子惟君之出處從容誠有道之士也孟子所謂
進退綽綽然有餘裕者非羅君而誰歟君之膺壽
考康寧之福以爲江鄉之重者天之所賦未可涯
也

送蕭典祠序

舜之命伯夷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季
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甚哉祠事
之難也所以動天地之感治幽明之故通隱顯之
情積微著之漸其幾不可測而其應爲甚速其理
不可昧而其事爲至神以方寸之光輝潔白括今
古於頃臾一六合而無間也而况祀事爲官守宗
廟壇墀坎塋柴燎之所俎籩簠簋之器粢盛
牲滌酒醴之物升降俯仰進退之容繁簡踈數往
來之節紛乎其間非敬直內而盡事人之道者不
能也聖天子推恩復愷王於舊國以蕭氏紫霞爲
其典祠紫霞廬陵人自少飄然有出塵之想無物
欲之累清而不同於俗是以寄跡老子法中洪武

癸丑應太祖高皇帝寵召隸太常樂生陪郊廟之舞秩海岳之祀爲樂師於藩府屢省其親與予見於朝三十年來不見其有傲惰之容舜與孔子之言庶幾乎其有默契者焉而敬之一字終身誦之可也或曰秩宗司天下之祀而紫霞秉一郡之典且季路孔門之高弟也疑未可同日語曰惡是何言也統萬事者固當謹專一職者不容忽持滿捧盈一杯水之微頃刻之心不謹覆溢之患響應幽明禍福應感之機豈有二乎哉孔門所以日致其省也於是紫霞佩印綬行矣其交與者籍田奉祠葛清隱太常奉禮彭永年及其郡人相與餞而屬余序之

送朝夫弟歸省序

余弟朝夫名繪以字行同出高祖莊山公莊山爲宋季大儒在太學以賦斥賈似道徑歸忠厚之德精博之學富而好禮享高壽以卒而二子八孫若先祖真我與弟觀我求我朝夫大父淵靜公成我尤知名當世觀我求我謁進士舉而先祖登第爲顯官人皆謂莊山之積德也既而先公筠澗與弟恭先同舉胄監又謂先祖之積慶也八國朝諸父

解文泰公集 卷八
皆由科目出身仕著名聲人或謂先祖弟兄皆積德也及余與祠部兄聯登進士第又謂先祖之積德將多於前人也前朝夫弟文夫舉進士今為翰林檢討今年朝夫又擢進士甲科且勅賜南歸績學所以期待之甚重人皆謂淵靜之積德為盛也况朝夫自少大父淵靜教之母劉養之及淵靜沒朝夫從予學青燈勤苦甚與余相似今其歸也又與余遭遇略同衆皆以為祖考之慶豈不信然哉朝夫尚日孜孜焉務德俾後之子孫又有善繼者焉則人又將推而歸之先德之無窮也今日之榮光他日之富貴皆不足自羨自期也

贈靈川教諭王君考滿序

國朝承運肇基草元之弊當經綸草昧之際首務為崇儒重道之禮是以太祖渡江之初闢禮賢館於建康幸京口禮秦從龍駐姑熟延陶主敬下金華幣聘宋景濂等皆為名臣著在史冊其後定制雖要職皆或以他才進惟學官非明經飭行不得與其選其重為人師範如此及其教養得人視為成效陞之胄監陟之翰林其有材充德大進位台鼎惟上所簡拔其重學官之進用如此是皆以古

解文毅公集 卷八
大賢之事期待之也今聖天子繼志述事勒名太學以風勵四方自有學校以來未之有也延平王君洪武丙子以治禮經舉於鄉仕為靈川教諭十有二年於茲矣靈川在桂林為小邑其俗以家富子壯輒分爨異居各為身計雖有聰明俊秀莫能自資以為學入國朝舉進士者鮮有聞王君十年之間彬彬造就予因至其學舍取諸生所為文讀之皆可與進於高明也王君可謂有效於靈川者矣而又當滿去吾知其將就陞擢可期也其訓導譚某江某與諸生不能已於情求予言贈之子為推本我太祖與今聖天子所以待學官之意俾王君知以古賢哲自期也且其去此而富貴不足云但自宋以來師儒之學仕於桂林者有廣陵張公東萊呂公至今桂林之人談者有矜色王君勉焉使他日靈川之人談者有矜色是所望焉不然是將有愧於靈川也

送河南參政夏君歸天台序

天台夏公廷簡以洪武丁卯舉進士歷官二十年擢為河南參政恩例得歸故鄉京師士大夫莫不謂廷簡之榮也於是翰林王君孟暘為序以送之

而且謂余不可無言蓋予與廷簡爲同年廷簡學問文章誠不在同年後以疾不及試寄業太學中未嘗有愠辭及歷臬司獄訟清明聽決無壅同年中鮮能及者廷簡未嘗有矜色後同輩多擢爲大官廷簡以事留不果廷簡未嘗有不足之意及出爲縣官上之人譽其能治劇下之人譽其能愛民廷簡未嘗自負其能再陞爲理官繼掌銓衡人皆謂選士決獄事當不同廷簡皆優爲之如素習及當遷擢又如昔在臬司時留不得遣廷簡未嘗有過高之望但聞其謙抑之言而輿論益不可掩矣

聖明親擢付以重藩又得歸故鄉爲桑梓之榮自常情觀之廷簡不以常人之所愠惜者爲不滿而今豈以常人之所自喜者爲矜溢耶既不以天官刑曹與有司之職高卑煩簡爲勞逸爲難易則豈獨於今藩閫之寄而遽爲之動也哉想其桑梓之敬恭釣遊之思念固無異於葛巾杖屨之頃豈以黃金橫帶而有異哉若夫廷簡之素志則曰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又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自今以往雖復入爲公卿老而休逸懸車錫爵夙心不異於彈冠三命循墻俯僂益恭於筮仕凡

外至之榮無一毫動其意者此則廷簡之志庶幾在是而孟暘所以必徵予言者其亦在於是也庶可與廷簡鄉之人道之也

送州牧劉公潛赴漢川序

公潛劉君大父伯琛先生嘗與季大父求我舉進士江西爲同年時年最少雋譽洋溢故家君尤相與莫逆晚爲郡學師家兄從之爲弟子往求必過予家或淹旬月予時甚少辱先生竒愛之爲之延譽繼而舉進士江西先生爲座主宴集堂中先生不勝喜後予歸鄉而先生沒久矣於是識公潛縣學中恂恂然先生之儀型也厥後廷試予受卷廷中從旁見所對策深爲嘆服公潛能以文學世其家已而除行人將命遍天下未嘗有過蓋八年於茲始用薦爲漢川知州不知者以爲峻擢也知者則以爲不勝其晚矣蓋古稱近民之官必先豈弟之德若吾公潛者始真可謂愷悌君子者也吾嘗私評當時之人其才智可取者不爲不多求其淵源家學而可與從事於聖賢道學之功者公潛殆絕無而僅有者歟時承恩歸故鄉上坵壠祭先廟爲閭里之榮爲鄉人之勸士大夫多爲詩而予序

角文毅公集 卷八 三
之皆非溢美者也

送宋子環赴京序

子環居字水西時從鄉先生學余知其穎敏淳厚出於等夷也及居郡城時從余遊西昌遇景解物賦詩甚有奇氣而其家世多大人長者積累忠厚予知必復振其家聲也後予遭讒西遷適會於京師情深意戚依依離別之懷甚使人不忍也因為詩與之頗以古道相期及還聞其益務為學繼入郡庠舉於鄉擢甲科入翰林舍予寓所一榻蕭然青燈勤苦甚有加於前余又有以知其志之高遠也間與論事則視一切在外者皆以為適然隨所寓而安無所動於中不汲汲於崇高不戚戚於窮困且不以衆人之毀譽而喜愠焉庶幾聞道而進德者歟中間值其尊君捐館時予亦出臨桂藩相違者久之今年余自京師還而子環遇當起復朋遊多為詩以遠大期之余惟見其自幼至長日有增益語言文章固已可喜每有制作鏗鏘炳耀浩乎偉然洞觀古今詞翰超卓予每為之擊節凡今朋遊之所期者謂富貴顯榮乃子環之所不動心者可以坐而策之也凡為儒者將無施不可而後

無愧於天地孔子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子環以世德之所鍾朋遊之所祝願勿以所能自足而以未能為勉且慎無變其初志焉是能立乎其位而吾所深望於子環者也子環宋氏系出景文公云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余觀嶺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暄鬱憫其習俗之乖離察其性之本善而治化不難也蓋其地田少而土瘠拙於生業而習於傲惰敢於鬪爭而易於刦奪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暄不時而不知節適也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艱習俗之乖離由是也豈不重可憫哉而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謹至於猺獞苗獠號為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然間有得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不問久近遇之於塗輒拜跪盡恭然則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為若猺獞苗獠者擇其豪戶之良因而管束之而有司與之分理以古者家塾黨庠之制而立之師以教之順其俗而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以漸而歸之於正寬其賦役而漸摩之以禮樂則朝廷有司之力足以制其豪戶其豪戶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

解文毅公集 卷八
人比於中州似爲尤易也予持此論疑其未必行
乃十數年來得賢有司治之良法美意亦漸施行
矣抑其間尚有強梗者豈後起有司未盡行中州
之道而重有賴於化民成俗者歟桂林之屬縣有
陽朔襄陽張用禮爲其縣官三年矣將赴天官而
陽朔之士頌之子問用禮曰陽朔之人易治也
先是用禮由太學生出爲縣於義寧義寧與陽朔
接境義寧之民至今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
用禮又曰義寧之民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
道者歟予之所見誠是歟他日相見兩縣之民欣
欣然而相告語政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
不難於中州而必以中州之治治之也用禮將由
是而擢大官亦理之可必也夫

修家譜序

解氏系出山西平陽府解州秦漢之際徙家鴈門
今山西大同府也予嘗道經宏農入函谷關濱河
而行百數十里太行中條在河東隔岸依然如
與人兼行問其土人云渡河去解州纔一日程然
以事拘繫不得徑造其地未嘗不爲之躊躇歎息
裴裒顧望而俛仰於百年之先也因是益知木本

角文齋公集 卷八
水源之義亘古不泯矧近而且親者詎可少忽乎
哉故予於家譜自生七年以來即知誦習爲之考
證至於今三十餘年未嘗廢以怠也舊譜相傳唐
天寶中有諱隱字退翁與子禹字德遠並舉進士
及第退翁仕爲蘄州司戶叅軍德遠爲湖州安吉
令值安史之亂父子皆寓於蘄由蘄遷金陵德遠
用薦爲吉州刺史因家廬陵同水鄉臻善里今吉
水縣西鷓鴣洞迹符南山之麓世傳許遜治蛟孽
迹其所篆符於此地故得名俗訛呼爲積富而吉
水縣則南唐後主保太八年析廬陵縣所置或云
隋大業中嘗置而旋廢史傳不載不知其果然否
也黃巢之亂吉之世族相與率鄉兵拒却之由是
吉獨不罹害或云吉州有山名天獄巢亦聞而惡
之遂斂兵去蓋得之傳聞云今吉水縣治有招義
寨寔刺史公之曾孫諱盛字世隆者所築以禦巢
而子孫因家焉世隆在南唐追贈僕射子孫皆仕
爲制置至宋仁宗嘉祐己亥僕射之元孫諱希孟
字伯軻天聖進士茂州司戶叅軍知廉州致仕子
安字吉甫熙寧進士濮州叅東秘書丞致仕父子
始即縣東之鑑湖書院居焉先是其傍有道院梁

上二鐘以索自相擊一夕地陷名曰陷湖其曰鑑湖者因制置公之請而南唐烈祖賜名也書院本僕射公之所作環壘而可見者有五皆爲湖其前而傍皆有第宅周垣其南曰平湖北曰茭湖皆淤爲平疇西曰青湖爲江水所決獨鑑湖與東湖夾兩山之脊而瀦其水雖淤泥不至泯沒尤多芙蕖遶岸林木蔚然解氏之居在其上者盤壘如舊而絃誦之聲不絕宋丞相劉冲之少時遊學其所題句猶在也縉上距濮州公纔十世家譜之傳中更大亂收拾幸存世有纂續而其世年表端家別錄先壠畝志宗支畝記姓原記畫像記顯揚記委曲詳盡比於他譜似爲尤勝又出於歐蘇之譜之先而世未能盡見也嗟乎自中唐以來七百餘年纔三徙居而不出於州里之間考其山川已有變易而一卷之譜猶存其舊子孫不失其業非連世之有積於已而有得於天之厚安能不與山川俱變易而與時世俱轉移也哉惟譜之所載既久雖山川不能無異此考證之所爲作也譜有顯敷自唐至今每舉必父子兄弟聯芳襲武而起以爲常其諱元者累功封太原王諱誠者連三世國公可謂

解文毅公集 卷八
盛矣比於他姓功名富貴過此者亦有諸然求其能與此譜同久遠而無所闕遺者則誠所謂絕無而僅有者也然則欲長有家譜而永亢厥宗者固不徒在於功名富貴而有重於功名富貴之外者歟此譜之修續者為親而作初非為人而作也凡出於吾宗而或貧而賤而不通於文學之類而流落窮困者而可不念而恤之歟其在祖法有不義當黜譜為諱其名字但書曰某而不絕其子孫者此又譜之所以為忠厚也况解氏在今山西固多而江南之族甚少其在廬陵吉水安福永豐永新萬安新淦纔數房又皆不及鑑湖之盛為鑑湖之子孫者尤當凜然於斯也舊譜無序先人以為不欲載之空言然予竊惟世年表記諸作可謂盡善而世未之知故序而傳之使凡為譜者或來取法而有所激勸不為無補此又區區之用心也

重修家譜題辭

吾宗得於天者何其盛不得於人者何其阨哉天定勝人久而必信人定勝天偶然一時耳安知非至阨所以為至盛乎解在春秋之晉揚幾不免於楚張侯忍血制勝未聞功賞孤纔得舉年不及施

迨漢興福爲代相後雖位侍中僕射不大顯延年
經學不傳乃傳他人萬年教陳湯立大功不賞竟
罪徙燉煌東漢至勝纔得世襲侯爵國除復微梁
鄒侯父子顯魏晉遭賊倫之禍宗族流離隋大將
軍忠鯁衍兵法天死世但傳其書公瑛事高宗至
元宗傳稱爲小人讒譖數屈若是之歷歷見於前
世者固未暇更僕數矣而吉之有余家也則自十
九世祖吉州刺史禹始至唐末黃巢之亂世隆舉
宗奮義保障吉陽全活甚衆纔得朝奉郎告身數
通而已彭玕劫衆歸馬殷時先制置公不從亂亦

活萬餘人終身不言功濮州公不悅於秦京父子
棄官隱居太原王佐宋高宗中興立殊勲沮於秦
檜奮鬱以死元世修宋史史臣亦私憤不著其先
世里居但云不知何許人吉陽侯暉有文章而史
云鷲猛木強荆南制置潛忠義天知貶死南安其
戰功甚多史不爲立傳評事公子宣於薰德元爲
至戚德元顯附權要公貽書切責不與相見江華
公龍翔歿於王事夫人江氏能復其仇亦無衰恤
國學莊山公以賦斥賈似道擯處於家易國公誠
三世爲公竟亦絕享太史公元亡死義子歿北方

一門勤王戰殞相繼伯中公兄弟連舉海內知名
爲世所忌擯以不第後伯中奉詔修三史論以宋
爲正統小人齟齬拂衣徑歸其他以節義自高徵
辟不拜官者譜不勝書世不易業視當時鬼域能
爲禍害雲化烟消死生堪羞耳正誼不謀利明道
不計功吾宗有馬不致怨於人亦不責報於天天
定勝人之說吾姑爲此譜發論後世子孫觀於此
者庶亦將有所感也夫

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爲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
孫叔敖之徒多有遺跡若新淦子胥廟在羊山廬
陵敖城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出於荒榛瓦
礫之墟傳記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錄後世所不
及知徒秘於私家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余猶及
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之遺廼知歐陽氏譜比今
所傳文忠公之所修續蓋猶未得其詳也按宋仁
宗嘉祐中歐陽公歸廬陵得其譜於吉水與其所
藏者參較而刻之瀧江葢草草旬月間耳宜其不
及詳也余嘗過萬安見梁國公墓穹碑石獸巍然
尚存國公諱忠與宋太祖爲布衣交梁國其追封

解文毅公集 卷八
也今宋史不及載而文忠公亦不及錄推其缺遺者豈不多哉文忠公平生亦念念於廬陵者故不遠千里歸葬其考妣刻石表阡期以不壞此其意可見也而或者咎其思穎而不思吉此豈知公者哉公沒後發奕辨子孫相繼歸於廬陵然始皆寓於新淦之萬全蓋歐公歸時李太伯在臨江公託爲買新喻田宅以居故也吉水同水鄉臻善里則自發之孫紹世南渡隨高宗至杭都堂審給部符今在迹符余猶及見之此其最可信者紹世生曰俊日俊生三子長雲居迹符次霖居新淦季雱字季澤始居吉水之鰲陂雱生克用克用生炎起新昭州教授先六世祖生春之姻婭也炎起生夢旗進士擢靖江軍節推節推生我行我行生師尹諱衡至正庚寅貢士號莘雲余少時嘗從講學令子仲訥與予交莫逆予兄大經其妹壻也莘雲既沒仲訥亦早世其譜藏予家仲訥有子孝忠少鞠於予家於其長也授之譜與文忠公畫像俾謹藏焉永樂丙戌孝忠來京將謀之梓以遺後人而予爲序其事如此且俾知此譜蓋連世修明之比於文忠公所修輯爲尤備也

泰和楊氏族譜序

余嘗讀先賢楊文節公自叙其譜稱古書傳楊姓皆從木或者見子雲傳偶闕其點遂以子雲為抑揚之揚非也德祖答子建書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則雄與修初非異姓也由是知凡謂楊有二族且以揚為出於晉大夫解揚之後者其皆不足信也序又稱歐陽文公誌大雅墓曰九世祖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堪生承休而唐書世系表則曰朝生燕客燕客生寧寧生虞卿虞卿生堪何其自相異也及攷之宋文景公作虞卿傳虞卿父寧子堪乃與表合蓋誌誤也今按歐公作在表之先意其時未有所攷或據楊氏家傳書之耳由是知家傳承訛類有可疑者不特此也大雅自叙其譜云震之後承休在蜀從昭宗以子巖從真宗時以家譜授職方公職方公復以授侃真宗時巖固尚在也而文節序稱巖曾孫輅仕江南為虞部侍郎按唐守宮志無此官或者偏方創為名不然則傳者之誤也今攷之九江蕭氏譜其曰霽者在吳乾貞初以策干偽主得仕為武寧長官乾貞之勅尚在鄉先生題識皆云霽長沙人其舅楊輅守吉州因家

廬陵則輅之守吉實在唐末楊吳之初年而虞部
侍郎蓋偽吳官號耳以時勢攷之燬在唐末當尚
少而豈有曾孫已仕刺史耶予意其必兄弟而皆
承休之子耳而文節公所序迺如此何也讀王荆
公所爲蕭定基神道碑銘亦以乾貞爲南唐年號
較然謬誤抑又何耶然楊氏既多所至迭盛予嘗
觀其閩鄉譜大同譜四院譜龍圖譜靖共兩院譜
蜀中院譜渡江院譜浙院譜浦城譜吉水楊莊譜
上徑譜澁塘譜小南江譜今翰林楊公士奇所輯
泰和譜何其隨寓而盛也龍圖已上不待言矣其

曰靖共者長安坊名其在唐元和長慶間一院不
下數十百口族長堂前有木榻朝退問安擲笏其
上堆積明旦亂取以去俸錢所入至逾百萬祿仕
之盛古未有也李唐之亂播遷東西浙院之盛相
吳越王六十餘年與錢氏相終始吉水楊莊澁塘
自侍郎長子銳次子鋌始遷居其地文節序稱二
族入國朝來至於今第進士者十有三人楊莊居
其九曰丕曰純師曰安平曰求曰同曰邦又曰邁
曰炎正曰夢信澁塘居其四曰存曰杞曰輔世曰
萬里楊氏自太尉以來大抵以忠孝文學相承而

近世卓然冠吾族者忠襄公也公之死節有傳矣而十三人之中公父子及一孫一家而四人焉忠襄公即邦父而萬里則文節公也觀其自叙蓋亦以爲楊莊澁塘之極盛也浦城譜亦出自澁塘而至文公大年始盛及元延祐中公十世孫楊載字仲宏又以詩名顯亦有光於澁塘也今泰和之譜自銳之孫延安從上徑其孫允素始居泰和又六世至德明德寬兄弟積善於前是以德寬五傳而有賢可延祐進士與仲宏同年歷官翰林待制元史有傳爲泰和楊之顯盛自是而兩府君之子孫第進士與明經入仕者亦十有三人矣德寬之後居其十二舉進士者賢可升雲起予自立相有官者公望公安公榮仲升子肅逸民及士奇也德明之後居其一守吾也而公之子及曾孫元孫五世七人相繼益顯又何其與忠襄文節之合轍而同符耶豈非其本之一也歟天之報施善人不爽錙銖固如是歟今士奇以舊譜刻於延真觀者不存而據舊之失其節序者列置後卷子考之世次華甫至定甫雖失其上三世然皆德明之元孫於譜爲第十世惠可以下爲第十六世也元可至達觀

解文毅公集 卷八
雖失其上四世然皆德寬之五世孫於譜爲十六世但以某字補其缺而上有德寬德明以爲之宗下有惠可升雲著其緒引而申之雖百世而譜之昭穆尊卑序而秩之又何嫌於有所闕而釐之於他卷歟予請合而著之他日延真之譜復出不易吾言也

吉水桑園周氏族譜序

桑園周雪江先生諱志遠仕元爲東宮說書其猶子子直爲太學生先君子與同出入於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翰林學士揭文安公之門子直不幸早卒獨雪江與其弟靜隱達泉交游於金草之會復際明時子少時得侍杖屨聽其議論及其世系私竊識之後其猶子子用馳美譽博涉經傳尤長於史學得與之同鄉校予方修家譜歷訪名族質其疑難子用剖析據於周氏譜又加詳焉其曰吉有周氏顯者大抵皆出烏東世皆曰烏東系出公瑾而不知公瑾何以有後於烏東彼不知讀史者指公瑾爲都鄉侯有以公瑾爲漢周景從孫以忠爲太尉以異爲洛陽令則又讀史三國志誤之也瑜實景孫而陳壽以爲從孫忠非太尉而曰太尉

洛陽令暉也而以為異且暉異遇害董卓而壽亦不知故曰壽誤之也今新淦峽江鎮有周瑜將臺臺下有廟去市北行可數里故漢巴邱縣治也本傳云下廬陵留鎮巴邱即此也後云道卒巴邱則巴陵之巴邱撰地誌者弗考誤以臺為墓遂致論者爭言其卒在今之巴邱考其陵墓在今安慶宿松而不知其留鎮在古之廬陵今之峽江也瑜長子循早卒次胤都鄉侯罪徙廬陵後當召還卒於烏東長子豫襲都尉居汝南少子泰留守塚廬陵此公瑾之所以有後於烏東也其後子孫散處若今廬陵之觀草永新之厚田安福之後林泰和之爵譽里吉水泥田樞坑是也桑園之有周氏由吾仲山翁自樞坑徙也仲山翁之先屢更世變譜牒散逸其世次遷易之詳莫可考見此子用之辯同予少所聞未嘗敢忘不幸子用早卒今年其兄子善子彥與其族人咸相與謂子曰惟子上及聞諸老之言與亡弟為莫逆凡於氏族之書號能辨博庶幾下足以啟慈孫之心上有以正史傳異同之缺不可無一言著於譜牒之末庶乎可以祛其疑後世有賴焉非惟族人獨私感之子辭不敢則又

解江胡氏集 卷八
遣其子恂來京求之子不得已爲著子直等數小
傳記舊所聞叙之如此云

盱江胡氏族譜序

盱江胡君子昂出其家譜求予序按譜胡氏始於
金陵五代末有曰公霸仕宋累贈廬陵郡開國侯
家值夏遂爲廬陵祖至諱杞徙居南豐後遷南城
則爲今健湖祖由公霸迄今十九世其間詩禮簪
纓之傳歷歷可攷其尤著者宋資政殿學士忠簡
公上高宗封事乞斬秦檜大理評事剛簡公理宗
朝言濟邸事忤史彌遠二公剛風毅氣貫徹金石

名昭史冊落落與日星爭光至今讀之凜有生氣
是爲胡氏之顯祖稽古自十一世御史延禎山西
僉憲子孫以來尚皆修飭禮義砥礪名節不愧負
於前聞人是譜重編於延禎子完淳與其子原鵬
從子原牧而成書則其孫承仕郎連江知縣子昂
也邈昂而上世次歷官有詳有略自昂而下則名
行官爵娶葬又特著之詳焉系其族雖貧且賤不
棄匪族雖富貴在所不錄嗟乎明矣哉胡氏之譜
也不強其所難知不略其親且近昭昭穆穆秩然
有序而無冒昧欺妄之愆俾爲子孫者知祖宗之

一原則夫相親相愛相勉勵以相周恤孝弟之心
油然而生不至於途人之譏者庶在茲歟子昂好
學善仕宦於其忠簡剛簡之事業知之素矣子特
嘉胡氏之多賢也故又表而出之是為序

